

近代以来行业神信仰的变迁

——以华北地区为例

董虹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 行业神可以分为祖师神和行业保护神。行业神崇拜活动由最初的从业者在家中单独奉神, 逐步转化为由行会组织在行业会馆所内共同祭祀, 后与民间庙会、赛会等结合, 规模逐渐扩大。近代以来, 传统行会向新式同业公会转变, 行业神崇拜更加侧重商业性质。随着科举考试的取消和战乱的频繁, 行业神信仰受到一定的冲击, 但在多种工商行业中行业神信仰的传统功能仍有承袭。

关键词: 近代华北; 行业神; 变迁

中图分类号: C9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11)05-0036-04

自古以来, 工商行业的从业者们借助行业神的力量力保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 即工商业者们赋予某些神灵、某些传说人物或某些对该行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以超自然的力量, 对其祭祀崇拜, 以保佑自己的利益。近代以来, 随着社会向现代化进程的迈进, 行业神信仰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笔者试以华北地区为例, 探究行业神这一传统信仰在近代发生的变化。

一、近代华北地区的行业神崇拜

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 行业神又称行业守护神或保护神, 指各行业从业者拜祭以求保护本行业利益的神灵。就神灵的司职来看, 一般又可分为祖师神和行业保护神。

(一) 行业神分类

1. 祖师神。祖师神一般为该行业的开创者或该行业中前无古人的杰出人物。诸如酒行以杜康为神, 茶行奉陆羽为神, 纸业以蔡伦为神, 道教长春真人丘处机被玉器行业奉为祖师神。1932年, 人们在白云观树立供奉神的石碑, 记录了长春真人被奉为祖师神的缘由: “真人以王重阳为祖师, 周游天下,

理会玄术的奥妙, 至幽州时, 见地瘠物乏, 民生艰难, 为了让人们有所生业, 而教给人们玉器的制作方法。就是把表面粗粝的燕石瞬间变成温润的美玉, 玉业遂为百业之一, 以至于出现万家皆制玉的盛况。”^{[1]35} 这种祖师神的设立, 与民众祖先崇拜和崇德报功的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2. 行业保护神。对从业者来说, 各种突如其来的灾祸可能使他们的行业难以为继, 所以需要寻找超凡力量以保护自己。工商行业根据其行业的需要, 供奉来自民间神话或民间崇拜偶像中专司某一方面职责的神灵, 是为行业保护神。如火神, 被书坊、粮店等作为该行业的保护神; 又如天后是渔业和航海业的保护神。人们希望所供奉的行业祖师或保护神对本行业起到护佑作用。

(二) 行业神崇拜活动

起初的行业神崇拜活动, 主要是从业者在家中单独供奉, 即各从业者在家中摆放祖师神像、神龛、牌位等, 逢年过节或者行业神的祭日等重要日期要上香、上供等单独的个人或家庭活动。行业会馆出现以后, 行业神的崇拜主要以会馆、公所等为依托, 从业者通过去会馆或会馆中的庙宇来祭祀行业神,

收稿日期: 2011-03-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5 年度重大项目(05JJD770120)

作者简介: 董虹(1981—), 女, 山东济南人, 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此来表达对自己所属行业的祈福夙愿。

1. 行业会馆内的行业神崇拜。在我国,行业组织的产生较早,在唐宋时就有“团”、“行”,明清时期会馆、公所极为盛行,该时期是行业神崇拜的鼎盛时期,也是行业组织供奉行业神空前兴盛的时期。明清以来,奉神活动常被作为行业组织的基本口号提出,如乾隆四十二年《重修东齐会馆碑记》云:“盖夫会馆之设,所以答神庥睦乡谊也。”^{[2]139}许多行业组织的名称以其所奉之神命名,如老君会、蒙恬会、梅山会、鲁班社、窑神社、绘仙(吴道子)社等,神成为行业组织的旗帜。同时奉神活动的组织安排和有关规定被写进行业组织的章程和规约中,从中可见奉神活动的频繁和隆重。^{[3]56}直至近代,这种行业神崇拜仍然存在,如任井田陞在北京调查的28家行会中只有4家没有祭拜祖师或保护神,中国其他地方的状况也基本相似,甚至染工、酒商、裁缝、乐师、厨师、理发师、说书先生都有自己的守护神。

行业组织就其祭神功能来说,既是祭祀组织,会馆、公所等议事之所,同时又是祭所。有的就直接以“祠”命名,如正乙祠、文昌祠。实力较为雄厚的还在会馆所中建立祖师殿,并在神殿中举办祭祀活动;财力比较单薄的行会无力兴建祖师殿,就在庙宇举办祭祀活动;而那些甚至没有财力兴建独立工商会馆的行会,也要依附庙宇中的神殿,实现与行业神灵的沟通。但是无论哪种行业,在祭祀行业神时,会首就是祭首,会首可以假神权仲裁会务,以神的名义召集会议,互相援助。

祭祀行业神的日子一般也是会员聚集的日子。一般祭祀的日期在行业神的诞辰日或者是旧历新年前后,如书业行祭神就选在旧历二月初三日文昌帝诞生日和正月祭祀;又如玉器行在正月十八到白云观(乾隆五十四年建立,祭祀长春真人)进行祭祀。白云观此日也会举办神仙会,翌日十九日为长春真人的诞辰日,或是各行自己定的固定的日子。如上述的玉器行规定于每月一日(以前为旧历十五)十几家到玉行会馆集合祭祀^{[1]35},祭祀时,在供桌上摆放行业神像,供桌的两边悬挂画轴,画轴上写着对该行业曾做出重要贡献的领袖的名字,同时在神像和画轴前面还会摆放香烛、酒食等贡品。

祭祀大戏是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在开戏前后和中场休息的时候,行会发布各种通告,并讨论该行会的各种事务,如宣读违规者名单和罚款金额,在神像前审判违反行规的会员。有时,违规者必须跪在神像前,表示认罪忏悔。只要经济状况允许,行会一般会安排宴席来敬神。最后整个庆典

在焚烧纸钱和符咒等仪式中结束^{[4]81}。

由上观之,这种会馆内的行业神崇拜活动是以神明的名义组织起来的,除了拜神以外,还加入了学徒拜师、业界交易等各种活动。在行业的守护神像前举行的拜师仪式,让人感觉神圣庄严;在神明监督下进行的交易,也要格外遵守规则。这些都在会馆纯粹的神圣活动中掺入了功利的内容,但对于建立在共同物质利益基础上的行业团体而言,却极具自身约束以及整合功能。在祭坛前惩罚、审判那些违背规矩的团体成员也很有警示意义,它清楚地表明了该团体通过超自然力量进行裁判,以抑制成员中危害集体团结的个人主义倾向。

2. 与民间活动相结合的行业神崇拜。除了行业组织自己组织的行业神祭祀活动外,行业神崇拜还常常与民间活动相结合,即庙会和迎神赛会。如每年的药王诞辰日四月二十八,北京“彰仪门外造甲庙,南西门外看单庙,均有庙会”^{[5]卷四,8}。行业赛会是行业神崇拜活动的重大庆典,是从业者的盛大节日,许多建庙供奉行业神的行业都举行迎神赛会活动,其规模常常很大,场面热烈而隆重。赛会日期或选在行业神的诞辰或忌日,或有专门的“出行口”。赛会往往要持续若干天,耗资巨大。行业神的迎神赛会一般会与当地的民间赛会相结合,是民间赛会的一部分。

各行业的成员还常常参与到各庙会的香会组织中,香会是庙会的衍生物,是百姓专为赶庙会而组成的民间临时性组织,庙会结束后则自行解散。香会的功能一般是进献供品、酬神拜礼,为死者超度亡灵,为生者祈福禳灾,行业成员组成的香会则具有典型的行会性质,如在北京东岳庙的香会中就有不少完全由行业成员组成。势力庞大,活动频繁的应该算鲁班会和马王会。鲁班会碑集中在东岳庙西廊新旧鲁班二殿前。鲁班会碑多达27座,在诸多行会碑中数量居于首位,信众由木行、瓦作、棚行、石行、陈设、彩作等所谓“五行八作”人士组成。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在东岳大帝圣诞日到鲁祖殿进香搭台,酬神献戏,或在鲁祖诞日捐资修殿、塑像,以答神庥。马王会分别由骡行、马行组成,历年照例在东岳庙西廊马王殿圣前及诸圣神前行香,会众有朝阳门内东西牌楼骡市众善弟子与东四牌楼马市众善弟子。^[6]

由此可见,无论通过哪种形式的行业神祭祀,目的大都是通过对本行业神的供奉,一则崇德报恩,增加振兴行业的共同责任;二则随时提醒业中之人,他们是同一祖师之后,皆受同一神佑,以增强凝聚力,调解内部纷争;三则祈盼神灵佑护,以使财兴业盛。

二、近代华北行业神崇拜的承袭和演变

行业神的出现是因为社会分工的出现。没有分工就不会有行业神,社会分工越细密,行业神也就越发展。但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近代文明的不断传入,各种工商行会相继革故鼎新,成立同业公会,新的社会团体不再遵照传统的敬神方式维系,而是以法律和各种规章为参照;科举考试的取消,使得外地会馆的建立逐渐减少;近代以来的战乱破坏了社会稳定,也使得各种行业神崇拜陷入萧条的局面。

首先,民国建立后,许多传统工商行会,遵照民国政府的法律要求,改组为同业公会等新式社会团体。诸如1931年北平米面同业公会成立时,立碑自述其发展沿革:于本会之缘起,实滥觞于马王会。……洎民国六年,按照部章改定会长制,庸附属于京师总商会。票选会长、副会长各一名,会董二十名,会场亦迁于西湖营路西。如是者有年。至十八年秋,釀资购得内务府梁文璧之煤市街小马神庙门牌十号房屋一所,计十六间半。……近以政府南迁,北平称市,照新商会法之委员制,遵章改组,而各分会亦联带改名为同业公会^[7]。由此可见政府行为的影响之大。

各种同业公会是陆续组建而成的,他们大多数设立有独立的事务所,“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业团体,本于会馆公所制度之精神,其称为工商同业公会者,则始于民国七年颁布之工商同业公会规则”^{[8]67}。同业公会不再依附传统的行业神崇拜完成各种重大事项,其性质较行会而言,更加偏重商业利益,即使同样是执行之前会所祭神的传统,但依赖行业神这种超凡力量保护本行业的功能逐渐弱化。

其次,科举考试的取消也造成了行业神崇拜的变化。近代以前交通并不发达,而自南至北而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却并不少。“大概科举考试的时代,南方人来京城考试,因落第不仕而留在北京暂时做事”,所以建立了许多的会馆,诸如浙江慈溪县人建立的成衣行会馆。但是科举考试取消后,“南方人也就再也不来了。会馆的主人慢慢就改成了北京人”^{[1]222}。自然地,成衣业行业神的信仰在北京也就逐渐处于隐性状态了。

再则,战乱和社会动荡使得行业神信仰逐渐衰弱。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争震动京城,随之向整个中国扩散,而华北地区更是成为日军的主

要目标。整个社会秩序失去常态,坛观寺庙也难免劫乱。如北京西郊的妙云寺被协和医院占用,丰台的关帝庙成为县公署的办公地,许多寺庙成为军队的驻地。北芦草园的颜料会馆的“庙宇现在已经成了军帽庄,在嘶嘶的蝉声中,可以看到妇女们在干活。庙里已没有一件往年的遗物,全部已经被工厂化了。只是可以在正面的轩庑还挂着‘祝融宝殿’的额匾,而这是庙殿依旧的唯一表示。毫无疑问,这也曾经是颜料会馆地产的一部分”。^{[1]331}由此可见,战争在破坏整个社会秩序的同时,动荡的社会中,行业神的信仰也只能随之飘摇。就像绸缎洋货业同业公会“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关帝诞生日时要举行祭神、燕会。以前还献戏,最近几年因社会动乱而废止了”。^{[1]392}

虽然行业神信仰进入近代以后有些衰微的趋势,但在某些手工艺行业中,祭祀行业神灵仍具有深厚的根基。这些行业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依赖师徒之间的传授,个人手工艺技术的熟练精深,现代化机器无法取代。

北京玉行长春会馆就是这种传统的代表。1935年,玉行会董集资修缮长春会馆祖师宝殿,立碑明志云:“玉行长春会馆,始于清季中叶,崇祀邱祖诸神,春秋致祭,典极隆□□□重。溯源报本,相沿迄今,迭逢困难,未曾中辍。……当此时局变迁,人心伪诈之秋,波折丛生,势成危局。仰赖神灵默佑,天地厌乱;我辈艰险不避,同心奋斗,终使魔障暗消,安胜渡过,何敢侥幸,从此安逸。是以继续先贤遗志,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以报天庥,而树后人之模型,志愿如斯。”正如碑文中所说,玉行长春会馆是为“溯源报本”而“崇祀邱祖诸神”。即使当今“时局变迁”,“人心伪诈”,能够战胜危难,全“赖神灵默佑”。而且明确声明,玉行会馆以“尊崇道教”为宗旨^[7]。

近代华北地区,祭祀行业神的习俗除了在传统手工艺行业中仍有承袭以外,在近代工商界中也充分发挥了它救市的社会功能,在实体经济中显示出了信仰的力量。

天津皇会是为了祭祀海神娘娘天后的诞辰而举办的迎神赛会。由于社会动荡,已于1907年停办。1936年,由于天津市面清冷,工商业萧条,由天津市商会、银行业同业公会、银钱业同业公会和华商工会联合倡议再次兴办皇会。举办皇会的目的主要在于促进经济贸易和工商业发展。

皇会举办期间,天后娘娘出会的地段大都是天津繁华的商业地区,包括宫南宫北大街、针市街、估衣街等有名的商业街道。之所以选择这些地段,主

要是为了方便商品的贸易交换,也可促使参加赛会的民众消费购物,从而促进商业繁荣。1936年本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但是正如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施骥生所言:皇会意义,既在繁荣市面,故不计是否违背时代^[9]。

另外,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行业神崇拜的作用也发生了演变。在财产私有的制度下,物质利益成为个人所关注的中心,而这也往往成为引起人与人之间纠纷和影响团体团结的原因。在竞争性的行业领域,难免有些难以控制的个人主义倾向,因而传统的敬拜行业神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即通过利用敬畏神圣的集体利益象征,使成员找到归属感,同时这种关怀也会超越个体的物质利益。但是近代以来,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对立明显加剧,同业组织内部开始解蜕变。敬畏神灵反而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一种方式。诸如北京鞋业在近代有名为“合美会”(祭祀孙膑)的鞋匠行会出现,具有独立的组织和执事人员,与雇主鞋铺老板一方的行会“财神会”(祭祀财神)相抗争。在“合美会”提出增加工资要求时,如“财神会”拒不答应,鞋匠们就会相约罢工,对雇主一方施加压力,而雇主行会则往往藉官府之力抑制鞋匠行会的活动^{[1]489-491}。由此可见,手工业行会的规章以及行业神的信仰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如行会最基本的行业整合职能有时难以执行,而行业神的信仰也被行业竞争或工人维权所利用。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华北地区的行业神信仰正

悄然发生转化,它的功能在部分行业依然盛行,但有的已经开始衰微,有的正在发生转化。这说明近代社会变革是缓慢的,尤其是深层文化的变革,更是迂回曲折,乍新还旧。艰难曲折的嬗变历程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只要近代社会变革在不断深化,科学和理性的力量就在不断聚集,行业神的守护力量就会在从业者心中逐渐减轻;反过来,只要旧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们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现实没有彻底改变,人们就不会从自己创造的信仰世界中真正解放出来。

参考文献:

- [1] 任井田陞. 北京工商行会资料集[C]. 东京:日本东京东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0.
- [2] 彭泽益选编. 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C].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 [3] 李乔. 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行业神崇拜[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 [4] 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5] 张江裁. 北京岁时志[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
- [6] 陈巴黎. 北京东岳庙香会综述[EB/OL]. <http://www.bjww.gov.cn/2004/7-27/3056.html>, 2004-07-27.
- [7] 李华.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8] 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 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注释[C]. 1930年印行.
- [9] 津市官绅筹办皇会忙[N]. 大公报,1936-03-09(6).

The Transition of the Belief in Gods by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the Modern History

DONG Hong

(College of History, Nai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rade God can be classified into God of Ancestors and God of Protectors. The activities to worship Gods evolve from consecrating Gods in the industrialists' homes into worshipping Gods in the trade clubs collectively and finally into integrating with the folk temple congregation. The scale expanded gradually.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e traditional activities take on more commercial colors.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frequent wars, beliefs in trade God is affected, but in many industries, the tradition of worshipping God is still popular.

Key words: modern North China; trade God; transition